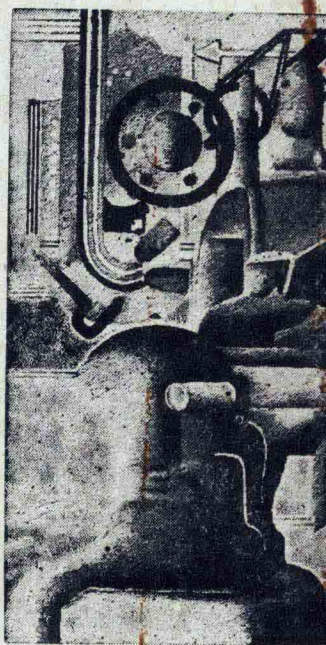


書叢識知民國

論黨政族民



社版出民

輯二第書叢識知民國

論黨政族民

分五角二幣國價實

有所權版

編輯者

國民

出版

社

金華響鼓井

印刷者

東南日報第二印刷廠

金華塔下寺

總發行所

國民

出版

社

金華響鼓井

經售處

各地各大書店

版初月一十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前言

✓政黨原來是一羣有共同信仰，作共同活動，而趨向於共同目的的人所組織的政治集團，依它的屬性來說，平常可分為普通政黨與革命政黨的兩種形態。

民族政黨是屬於這兩種形態的範疇之內呢？還是在這種兩種形態的範疇之外呢？簡單言之，它的本體是獨立的，性質是特殊的，足與這兩者分庭抗禮，鼎足而三的。

普通政黨的目的，往往小於民族國家的利益；革命政黨的目的，有者固然以民族國家的利益為前提，有者却以一階級的利益為前提；惟有民族政黨，它的目的利益，是與全民族國家的利益相密合的。顧名思義，政黨而以民族為範圍，即可知其涵義的所在了。

中國國民黨在主義，政策，歷史諸方面，都足以證明它是民族政黨而無疑。在抗戰建國的今日，尤足以證明惟有中國國民黨才能負起救亡復興的重任，以促進民族國家於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

本書所輯的幾篇文字，前三篇都是民意週刊的論文，第四篇採自時代思潮，

第五篇採自中央週刊，理論均頗透闢，編者不敢掠美，謹此附帶聲明。

第五篇採自中央週刊，理論均頗透闢，編者不敢掠美，謹此附帶聲明。

第五篇採自中央週刊，理論均頗透闢，編者不敢掠美，謹此附帶聲明。

第五篇採自中央週刊，理論均頗透闢，編者不敢掠美，謹此附帶聲明。

第五篇採自中央週刊，理論均頗透闢，編者不敢掠美，謹此附帶聲明。

第五篇採自中央週刊，理論均頗透闢，編者不敢掠美，謹此附帶聲明。

第五篇採自中央週刊，理論均頗透闢，編者不敢掠美，謹此附帶聲明。

第五篇採自中央週刊，理論均頗透闢，編者不敢掠美，謹此附帶聲明。

第五篇採自中央週刊，理論均頗透闢，編者不敢掠美，謹此附帶聲明。

第五篇採自中央週刊，理論均頗透闢，編者不敢掠美，謹此附帶聲明。

第五篇採自中央週刊，理論均頗透闢，編者不敢掠美，謹此附帶聲明。

第五篇採自中央週刊，理論均頗透闢，編者不敢掠美，謹此附帶聲明。

第五篇採自中央週刊，理論均頗透闢，編者不敢掠美，謹此附帶聲明。

前言

民族政黨論

目錄

頁數

前言

一、民族政黨論

劉百閔 (一)

二、中國國民黨是民族政黨

劉百閔 (七)

三、我心目中之中國國民黨 民族政黨

毛起鵠 (十五)

四、中國國民黨與抗戰建國

張絢中 (二六)

五、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的精神和力量

沈苑明 (四七)

民族政黨論

劉百閔

民族政黨論

我們在研究黨的一個問題的時候，我覺得，我們先要明白黨是什麼一個東西；其次，我們要明白黨有幾種形式，並且牠有幾種目的；其次，我們更要明白，在那種國家，那種國家在那種時期，需要那種的黨。

黨是什麼？黨是怎樣一個東西？我們知道，黨是一種組織。這種組織，如果屬於社會上某一種人或某些人爲某種事業或某種行爲而形成一個組織的時候，一般不叫做黨；現在所謂黨，是一種組織，在一個民族國家裏邊，希圖在政治上爲某種的共同活動的團體而言，所以一般亦叫做政黨。

一個政黨，因爲要在政治上爲某種的共同活動，所以牠要有一個共同的主義共同的信仰。有了這一個共同的主義共同的信仰，並且集合了共同主義共同信仰的黨徒，然後成立一個政黨，這種共同的主義共同信仰，就是立黨的目的。因爲立黨的目的不同，所以牠的活動也不同，這種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活動，所以形成世界各國各色各種的政黨。

英國的保守黨人說：英國的政治，要取保守主義，所以英國的政權，要由保

守黨來掌握；同時，自由黨人又說：在這時候，英國的政治，要取進步主義，所以英國的政權，要由自由黨來掌握：這是一種政黨。共產黨說：俄國的國家，要根本改造，要由共產黨來造成一個共產主義蘇維埃聯盟的國家；法西黨說：意大利的國家，要圖根本的安定，必須由法西黨來獨行專政；這是一種政黨。前者謂之一的政黨，後者謂之革命的政黨。前者的目的，祇是在奪取政權，祇是在政治上找機會，用政治的手段去取得政權。後者的目的，不但是奪取政權，並且要取得政權之後，根本改造國家，以貫徹牠的主義；不但要取得政權，並且要獨佔政權，而牠的政權之取得，不是用和平的政治的手段，而是用革命的或苦迭打的手段。所以前者的目的，祇是內求政權的平分；而後者的目的，則是內求政權的獨樹與政權的獨佔。

但是我們研究黨，我們研究世界各國的黨，在一般的政黨與革命的政黨之外，還有一種民族政黨，我們不能忘記，不但不能忘記，我們還要特別認取。在沒有說明民族政黨以前，我先打個比方：比如有一個大家族，保守黨人說，要由保守黨人來當家，自由黨人說，要由自由黨人來當家，這是一種局面；共產黨人說，這個家族，不但要由共產黨來當家，而且要由共產黨來根本改造家政，法西黨

人又說，應該由法西黨人來當家，而且應該改造成法西的家政，這又是一種局面。但是，還有一種嚴重的局面，假定這個家族到了非常的時期，家宅既然是古舊必須改造，飄搖不可終日，同時，隔壁強鄰又要用暴力來強佔地盤，其勢不可一日苟安，這個家族裏邊，自然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組織，一面要內求興家，一面是要外求保家，在這時候，須要家族以內的意見一致與家族以內的力量集中。要意見的一致，要力量的集中，自然須要一般優秀的家族成員，在一個賢明的家長領導之下，來號召一般被動的不知不覺的家族成員，對內以求家族的再建，對外以求強橫的抵抗。這賢明的家長與優秀的家族成員，在內求興家，外求保家一個共同目的之下，所形成一種強有力的組織，我們應該稱牠為家族復興的族黨。而這種強有力的族黨，運用到國家民族在國難臨頭的時候，所成立的一個政黨，我們就稱之為民族政黨。

這種民族政黨的形成，有牠的形成的條件：牠有正確的主義，牠有賢明的領袖，牠有優秀的黨員，牠有革命的歷史，牠有羣衆的信仰。而牠所負的使命特別重大，牠要收拾破碎的國家，樹立強有力的政治，牠要鍛鍊散沙的民族，造成鐵一般的堡壘。換句話說，牠有兩個使命，第一個使命，是要對內求政治的改革；

第二個使命，是要對外求國家的獨立。而這兩個使命，又不容許牠有喘息的機會；一方面有內顧之憂，政治沒有達到改造成功的時候；一面又要外禦其侮，整個民族立刻到了最後的關頭。所以牠所負的責任，是非常的艱巨。牠要完成牠的使命，牠要負起牠的責任，牠對牠的全民族，有兩個要求：第一個要求，是要給與牠以全權；第二個要求，是要全民族來服從牠。不然，牠不能完成牠的使命；不然，牠不能負起牠的責任。而牠的整個民族，應該給與牠以全權，應該來死心塌地的服從牠。因為牠在一家當中，牠是一個孽子，牠在一國當中，牠是一個孤臣，牠操心危，牠慮患深，全民族應該信任牠，應該服從牠。如果不能信任牠，不能服從牠，從而牽制牠，從而難爲牠，從而猜疑牠，從而苛求牠，牠將不能負起牠的責任，因而不能完成牠的使命。這個民族政黨，是有牠的警惕，全民族的生命，是操在牠的手裏，牠一鬆手，全民族的生命，是會陷到整個滅亡的可能；同時，全民族亦應該有牠的覺悟，如果三心兩意，牠一撒手，全民族的前途，是會如水潑地，不可收拾的。

波令布魯克 (Boring Brooke) 是英國的一個民族主義的倡導者，他在他的政黨論 (A Dissertation Upon Parties) 裏邊，他主張維護不列顛人的民權利益，

必須全民族完全地純粹地給民族愛國主義的精神激動起來，排斥分離的政黨或派別，要使全民族在一個民族政黨裏集合着，專心致志於增進民族的利益，努力維護民族的榮譽。波令布魯克是替不列顛人，是替全世界的民族國家，尤其是替多難的民族國家，指出政黨裏邊有一種民族政黨，黨與民族不可分離的一種政黨，是要排斥分離的政黨或派別，是要全民族在一個民族政黨裏集合着，然後能夠增進民族的利益，然後能夠維護民族的榮譽，我們是要特別認取的。瑪志尼亦曾經說道，家族是有一種自然集團的神聖性的，而民族亦有一種自然集團的神聖性，這種集團，不僅是個體的總和，是神聖的而非人性的，人的力量不能摧毀牠的。他說：「家族是心的故鄉（Heart's Father Land），家族中總有一位秉具着溫雅甜蜜與愛情的神秘力量的天使，牠會使我們責任少一點枯燥，使我們的悲哀少一點痛苦，民族國家猶如家族一樣」。我們應該知道，在民族國家裏邊，尤其是多難的國家民族裏邊，我們應該樹立一個民族政黨，應該在一個民族政黨裏集合着，有了這一個民族政黨，可以使我們責任少一點枯燥，可以使我們悲哀少一點痛苦。

所以民族政黨是不同於一般政黨。一般的政黨是玩政治把戲的政黨，是爭權

奪利的政黨，牠不能顧到整個的民族利益，即使有，亦僅是一部分人的利益，牠們祇能在一個民族國家裏邊，關起門來玩把戲。可是民族政黨，牠又不同於單純的對內的革命黨。單純的對內的革命黨，是要對內表現牠的好身手的政黨，天翻地覆，是有牠的政治試驗的餘暇，左旋右轉，是有牠的國家民族的環境，容許牠關起門來設想牠的長期計劃，容許牠打開門來，伸出牠的可怕的魔手。民族政黨雖然有同於一般的政黨之處，一樣是要取得政權，但是牠的目的，不是在一黨的利益，而在整個民族的利益；雖然牠亦有許多部分同於單純的對內的革命黨，一樣的是以革命苦迭打的手段取得政權，但是牠所揭的目的，與所負的使命，不祇是內求國家政治的改造，而且是外求民族地位的獨立與民族生命的繼續。所以牠雖然是革命黨，但是牠是二重革命的黨：牠要對內掃除政治的障礙，以求國家的改造；又要對外抵抗國際的侵略，以求民族的獨立。而這種民族政黨，在多難的民族國家裏邊，應該產生，應該樹立，而全民族尤應竭誠擁護。土耳其國民黨是土耳其唯一的民族政黨，土耳其全民族應該全體去竭誠擁護；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唯一的民族政黨，中國全民族應該全體來竭誠擁護。

我論民族政黨既竟，以後我將說明中國國民黨，是中國的唯一民族政黨。

中國國民黨是民族政黨

劉百閱

中國國民黨是民族政黨，中國國民黨是中國的唯一民族政黨。

民族政黨的名詞，在從來政黨論上，爲一罕見的名詞；但民族主義的創導者波令布魯克(Browning Broke)提出了一切政黨一切革命黨中的民族政黨之存在。總理說：「中國國民黨是革命黨，不是政黨。」其實，中國國民黨不僅是對內的單純的革命政黨，而是對全民族負有兩重使命的民族革命政黨。英人真威爾(Ng Will)研究民族性，發見了「接近協力的法則」(The Law of Contiguous Co-operation)民族政黨就是在「接近協力的法則」的支配之下，各以其相互的磁力結合而成。接近不一定協力，可是接近而結合而統一的時候，它能使全民族各分子間的磁力，更能增加幾倍；它能使民族振興，它能使民族神聖。

我爲證明中國國民黨是民族政黨，我打算從下列幾點來證明：第一，從革命主義來證明；第二，從革命方略來證明；第三，從革命歷史來證明，第四，從革命羣衆來證明；第五，從革命危境來證明。

第一，從革命主義言之。中山先生提倡革命，提出了三民主義，他說：「三

民主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中國民衆對外是受了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對內是受了封建軍閥勢力的壓迫；要打倒帝國主義，要掃除封建軍閥，以解除中國民衆的壓迫，必須實行革命；但是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是爲中國全民族而革命，不是爲個人利益而革命，不是爲階級利益而革命。他告訴中國國民黨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要爲民衆謀利益，不要爲個人謀利益；要爲民衆犧牲，不要民衆爲我而犧牲。他告訴中國國民黨人，他又告訴中國民衆，中國目前沒有階級之分，祇有大貧小貧之分，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必須掃除封建軍閥，然後可以得到利益，然後可以得到幸福。

爲個人利益而革命的，必然不能成功，就是爲階級利益而革命的，亦不容易獲得成功。馬克思所領導的第一國際，提出了「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在歐戰時，第二國際雖然在「工人無祖國」的口號之下，進行革命工作，但各國無產階級都爲祖國爭生存而奮鬥，沒有爲無產階級爭利益而聯合，因此，第二國際不能不瓦解。俄國革命，列甯於「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之外，再加上「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而成功了俄國的革命。但是列甯一派人不承認放棄聯合世界無產階級革命，而是在利用民族主義。中國國民黨的革命

主義，首先即提出了民族主義，是爲民族主義而革命，是爲民族爭生存而革命，是以民族利益爲本位而革命，所以中國國民黨自然的是中國的革命的民族政黨。會同第二，從革命方略言之。總理實行革命是預先定下了革命方略的。在同盟會創立之時，就有軍法，約法，憲法三個時期的創定；以後改分爲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軍政時期是革命的破壞時期，在這破壞時期中，要以革命力量，打破滿清的專制，掃除軍閥的專橫，廓清官僚的腐敗，而促成國家的統一。訓政時期是建設準備過渡時期，是革命建設的第一步；在這過渡時期中，中國國民黨要掌握政權以訓練民權，訓練民權是中國國民黨交付政權於國民的準備。總理在中國之革命一文中，曾經說過：「由軍政時期一蹴而至憲政時期，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又絕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第一流弊，在舊污末由蕩滌，新治末由進行；第二流弊，在粉飾舊污以爲新治；第三，在發揚舊污，壓抑新治」。革命方略中，因爲對舊污未由蕩滌，新治末由進行，中國國民黨不但這種革命方略，不但黨外的人不贊成，就是黨內的人，亦有一部不贊成。他在孫文學說中，也曾經說過：「民元建國之初，予則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實行三民主義。而吾黨之士多期期以爲不可。經予曉諭

再三辯論再四，卒無成效，莫不以爲予之理想太高，知之匪艱，行之惟艱。這種革命方略，的確是一件很艱巨的工作，要一手把舊房子破壞了，又要一手把新房子建設起來，不是有大氣魄的革命家，是決不肯挑起這種担子的。然而，總理是決然的要貫徹他的革命方略，因爲他要把救國建國的大責任放到中國國民黨的肩膊上，所以他決然的實行他的革命方略。這種革命方略的成功與失敗，事實上即是全民族的生存與滅亡之所繫。所以總理定下中國國民黨的革命方略，同時即把中國國民黨建築在民族政黨的基礎上面。

第一章 中國國民黨的黨史

第三，從革命歷史言之。我們知道，從興中會到同盟會，從同盟會到國民黨，從國民黨到中華革命黨，從中華革命黨到中國國民黨，沒有一天不在革命，沒有一天不在奮鬥，亦沒有一天不在掙扎。中國國民黨的黨史，是一部血史，中國國民黨的革命精神，完全是拿血來健旺中華民族的生存與中華民國的鞏固；中華民國之建立與中華民族之生存，完全是在中國國民黨的熱誠維護之中。與同盟會之時，是異族僭亂，是滿清專制。從國民黨到中華革命黨，從中華革命黨到中國國民黨，是袁世凱的帝制自爲，是北洋軍閥的暴戾恣睢。以後，國民黨改組，國民黨清黨，這些時候，是軍閥依然專橫，列強依然侵略；不但如此，而

且共產分子盤踞湘贛，日本帝國主義者大舉侵略。總理以四十年革命的精神，領導革命，與中會同盟會驅除了韃虜，恢復了中華，建立了民國。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推翻了袁世凱的帝制，剷除了北洋軍閥的專橫；以後，誓師北伐；以後完成統一；以後，以其革命的真誠，感召了共產分子使其奉行主義；如今，以其國民革命的偉力，領導了中華全民族去抵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我們在這裏試作一回顧，假使沒有興中會，沒有同盟會，韃虜將不能驅除，中華民國將不能建立；假使沒有中華革命黨，沒有中國國民黨；袁世凱將不能推翻，北洋軍閥將不能剷除，因而不能北伐，因而不能統一；因而中國共產黨將以其不適於中華民族之需要的共產主義，使中國解體，而沒有迷途知返的一天。中國四萬萬五千萬民衆，需要團結，假使沒有中國國民黨，這四萬萬五千萬的人民，將無由團結，日本帝國主義者將早已蹂躪了中國的全領土，早已滅亡了中國的全民族。所以，中國國民黨之於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已經到了不可分離的狀態，中華民族與中華民國之於中國國民黨，已經成功了三位而一體的關係；而它的五十年的艱難困苦的革命精神與歷史，實在建立了它的中國的唯一的民族政黨的地位。

第四，從革命羣衆言之。革命是一件大事，革命是一個痛苦。在興中會的時候，沒有人相信革命，大家認爲造反。辛亥革命以後，又沒有人相信革命方略，大家以爲革命黨應該消滅。同盟會成立，總理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中華革命黨之結合，然後重新樹立了革命的基礎；中國國民黨之改組，然後大大擴充了革命的力量。革命基礎之樹立，革命力量之擴充，以及革命大業之完成，必須要革命羣衆結合於革命組織之下，乃克有濟。然而，常人可與樂成，不可與圖始，而革命黨人又以信念不能堅強，犧牲沒有決心之故，又時時鬆懈革命的力量，而動搖了革命的基礎。總理所領導的國民革命的中國國民黨，始終是把握住革命的重心，時時在整頓革命的陣容，時時在陶練革命的鬥士，所以它始終能抓住革命的羣衆，而鞏固它的革命的領導權。我們祇看，中國國民黨每經一度改革，即一度增加其革命的力量，發展其革命的事業。就是這幾年當中，事變紛起，外患迭來，中華民族遭遇了空前的艱虞，中國國民黨本身亦歷盡了未有的痛苦。然而每一事變，祇要是違背了三民主義，祇要是離叛了中國國民黨，沒有不隨之而披靡的；尤其是到了民族國家危急存亡的時候，全民族的潛在民族意識，亦愈加顯示其偉大的力量。